



Pascal
Merci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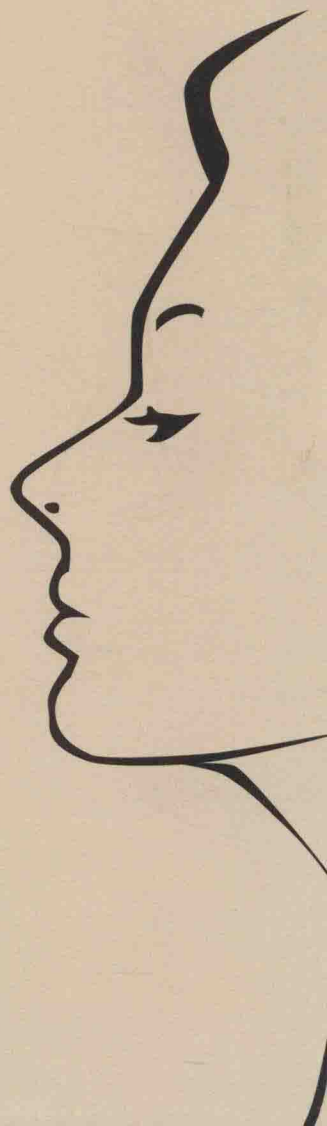
籁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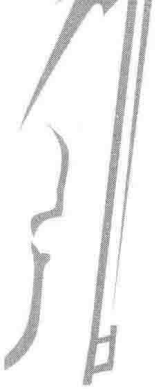
LEA

郭力 译

〔瑞士〕帕斯卡·梅西耶 著

漓江出版社





籁雅

LEA

郭力译
〔瑞士〕帕斯卡·梅西耶 著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Pascal Mercier, *Lea*

Copyright ©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2007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:20-2016-35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籁雅/(瑞士)帕斯卡·梅西耶著;郭力译.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17.10
ISBN 978-7-5407-8175-0

I. ①籁… II. ①帕… ②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瑞士—现代 IV. ①I52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2487号

出版统筹:吴晓妮

责任编辑:叶 子

助理编辑:赵黎君

封面设计:李诗彤

内文排版:姜政宏

出版人: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773-2583322

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(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0号院 邮政编码:100176)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7 字数:131千字

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4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10-67817768)

ՄԵՔ ԱՐԿԱՆԵՍԸ ՉՍՏՈՒԵՐԱ ՉԳԱՅՄԱՆՑ ՄԵՐՈՑ Ի ՎԵՐԱՑ ԱՅԼՈՑ
ԵՒ ՆՈՋԱ ԻՐԻՆԱՆՑ Ի ՎԵՐԱՑ ՄԵՐ

ԵՐԲԵՆԱ ԹՈՒԻ ՄԵՉ ՉԻ ԿԱՐԵՍԸ ՅԵՂՁՆՈՒԼ Ի ՆԵՐՔՈՑ ԴՈՑԱ

ՍԱԿԱՑ ԵՎ ԱՌԱՆՑ ԱՅՆՈՑԻՎ ՈՉ ԲՆԱԿ ԼԻՆԵՐ
ԼՈՒՑԱ Ի ԿԵԱՍ ՄԵՐ

我们把我们情感的阴影投到他人身上
他人也把他们的投到我们身上

有时我们会感到快闷死了

不过没有阴影
我们的生活里
便没有光亮

一段古老的亚美尼亚墓碑碑文



那是一个晴朗有风的早晨，我们在普罗旺斯不期而遇。当 9
时，我正坐在圣雷米¹一家咖啡厅外面，朝着白日光照下光秃秃的梧桐树张望。一位服务员给我送过咖啡，站到门前。他身上的红马甲已经破旧，看上去他好像当了一辈子服务员了。时不时地，他抽上一口烟。一辆噼里啪啦响着的小摩托车驶来，一个女孩横坐在后座上，他赶紧向她招手——活像我学生时代看过的老片子。小摩托车已经不见了踪影，他脸上的微笑还保持了一阵。我想着那所医院，我不在那儿工作已经是第三周了，又朝那位服务员望去。现在他的表情已复原，眼睛望在空处。我问自己，如果我一直过着他的日子，不是我的，该会怎样。

出现在红色标致车里的马亨·梵特，起先只是一个一头灰发的家伙，车牌是伯尔尼的。他要泊车。尽管有足够的空地，他泊得还是很差劲。谁会想到，这么一个大大个子泊车会这么不自信。他下了车，朝咖啡厅走来，躲过车辆的脚步倒还自信。他深色的眼睛略有所思地从我脸上扫过，然后走进咖啡厅。

我想起汤姆·考特尼，就是电影《长跑者的孤独》²中的男

1 圣雷米，普罗旺斯的一个小镇。译注。

2 《长跑者的孤独》(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)，1962年拍摄的英国电影。译注。

演员,尽管梵特一点不像他。这两个男人相像的只是他们的眼神和走路的样子,他们面对世界及面对自己的方式。汤姆·考特尼是个有些笨手笨脚的瘦高男孩,脸上总带着狡黠的坏笑。少年感化院院长讨厌他,但需要让他成为长跑新星去击败其他同类感化院。这样在别人上课的时候,他被允许练习长跑。他跑啊跑,穿过秋日多彩的叶子,镜头里的他,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容。这一天终于来了,汤姆·考特尼远远跑在前面,对手们个个目瞪口呆,考特尼拐入终点直道,特写镜头上,一张胖嘟嘟的脸光彩大放,是院长正兴奋地为这即将获得的成功而庆贺。还剩一百米了,还有五十米就到终点了,这时考特尼却恼人地放慢了脚步,甚至停下,站住了。

院长一脸惊诧,现在他看出男孩的意图了,现在是他被捏在了这个男孩手里,这是对他所有刁难使坏的报复。男孩坐到地上,抖着他那本该接着奔跑的腿。对手跑过了终点线,考特尼的脸上现出凯旋般的坏笑。我那时就喜欢看那个坏笑,看了中午场,下午还看,看了晚上的,还要看周六夜场。

这个男人脸上可能也挂着这种坏笑。当梵特走出咖啡厅,坐到我邻桌上时,我这样想。他将一根香烟叼进嘴里,用手挡着风,罩着打火机打火。让烟气在肺部停了片刻,呼出时他朝我看了一眼,令我惊讶的是,这双眼睛可以如此温和。

“有风,天还挺冷。”他说的是伯尔尼地方话,说着把夹克往胸前拉了拉。

“是啊,”我也说伯尔尼话,“我也没想到,这里的一月还会这样。”

这时他眼神发生了些变化。在这儿遇见一个瑞士同胞，没 11
有让他感到多么高兴。我有种冒昧的感觉。

“会这样的，”他还说着伯尔尼地方话，“经常这样的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将眼光沿着马路望去，“我没看见有瑞士车牌。”

“我的车是租的，”我说，“明天坐火车回伯尔尼。”服务员给他拿来一杯彼诺¹。一时间，我们两人都没说什么。噼里啪啦作响的小摩托车带着后座上的女孩又开了过来。服务员挥了挥手。

我把咖啡钱放在桌上，准备离开。

“明天我也准备回去。”这时梵特说，“我们可以一起走。”

他看出来，这是我所期待的。

“这只是一个想法。”他补充说，脸上闪过一个乞求原谅的苦笑，还带着奇特的伤感。这一下他又成了那个把车泊得很差的男人。临睡前，我还想，汤姆·考特尼也可以那样笑，梦里，他果然这样笑了。在一个女孩跟前，他的嘴唇离一个女孩越来越近，女孩吓得直后退。“你知道，这只是一个想法，”考特尼说，“并没有别的，别的什么都不是。”

“好啊，为什么不呢。”现在我说。

梵特叫来服务员，要两瓶彼诺。我摇头拒绝了。外科医生早晨不能喝酒，不干这行了也不喝。我坐到他桌边。“我姓梵特，”他说，“叫马亨·梵特。”我向他伸出手，“我姓佐克，阿德里·佐克”。

1 彼诺(Pernod)，一种法国茴香酒。译注。

他说,在这里他已经住了几天。接着是停顿,脸上似乎神色渐暗的时候,他又说:“为了对过去……的回忆。”

过后我们上路的时候,他会对我说的。那很可能是一个伤心的故事,让人难过的故事,我有个感觉,这个故事会让我受不了。我已经受够了自己的事。

我望着那条梧桐树大街,这条大马路一直通向外埠,又望望这柔和色彩中冬天的普罗旺斯。我是来看女儿的,她在阿维尼翁¹的一家医院工作。我女儿,她不需要我了,早就不需要了。“你?提前退休了?”她问,本希望她会多问一些。这时她儿子从学校回家晚了,莱斯丽对保姆很恼火,因为她晚上得值夜班。于是,我们就像街上相遇的两个陌路人。

她感到了我的失望。“我会去看你的,”她又说,“反正现在你有时间了!”我们两人都知道,她不会来的。她已经很多年不知道我怎么过日子,也没来过伯尔尼了。其实,我们——我和我的女儿,相互知道得很少。

在阿维尼翁火车站,租上一辆车,我便乘兴上了路。路上跑了三天,走的都是小路,晚上住乡村旅馆,在艾格莫尔特海湾停了半天,就吃三明治,喝咖啡,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读萨默塞特·毛姆²。有时,我果然可以将那个那天突然出现在车前的男孩忘掉,但忘掉的时间从没有超过半天。我会从睡梦中惊醒,因为我觉得被口罩捂得喘不过气来,冷汗流过眼睛。

1 阿维尼翁,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一座城市。译注。

2 萨默塞特·毛姆(Somerset Maugham, 1874—1965),英国作家、剧作家。译注。

“你来吧，保罗。”我对中级医师说着，把手术刀递给他。

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，我保持慢速行驶。当高兴地看到前面一段路很空旷时，我有时能看到口罩上保罗明亮的眼睛，看到那里的不可思议，以及错愕。

我不想听马亨·梵特的故事。

“今天我还要去卡马格¹，去桑泰斯-马里耶德拉-梅²。”他又说道。

我看着他。如果我犹豫的时间再长点，他的眼光又会硬得像站在院长跟前的汤姆·考特尼的。

“我也去。”我说。

我们驾车离开时，风已经停了。车窗很快暖和起来。离开阿尔勒向南方驶去时，梵特说：“卡马格，就是世界尽头。塞西尔总这么说，就是我太太。”



这事第一次出现时，我当时什么也没想。当梵特第二次将手离开方向盘几厘米时，我感到有些奇怪；一辆货车从对面开来时，他又这样做了一次。不过，第三次时我可以确信：这是一

1 卡马格，法国普罗旺斯的一个沿海地区。译注。

2 桑泰斯-马里耶德拉-梅，法国蓝色海岸上一个小镇。译注。

个安全距离。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双手做出错误的动作。

14 一段时间内,没有出现大货车。左右两侧不是稻田,就是倒映着朵朵行云的水面。平原的景观给人以宽广开阔的解放感。我想起自己在美国的日子,那时,我跟最好的外科医生学做手术。他们教我信赖自己,当我握着手术刀的手在完好的皮肤上犹疑不前的时候,他们教我克服胆怯。回到瑞士时,我快四十了,已经做过无数惊险手术;对他人来说,我是一个冷静自信的医生的代名词,是一个从不惊慌失措的男人。我的手会在一天早晨再不敢拿起手术刀,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。

眼下可以看到,对面远远开来一辆大货车。梵特踩了刹车,下了公路,开到一个酒店跟前,酒店旁边的围栏后面,站着两匹白马。酒店入口写有法文“出租马骑”的字样。

他坐着,闭着眼,眼皮微动着,额头浸出细细汗珠。然后,他一言不发下了车,慢慢走到围栏前。我走在他身边,等他说话。

“如果让您来开车,您会不会不方便?”他用嘶哑的声音说,“我……我的状况不是特别适合。”

酒店的酒台前,他喝了两杯彼诺。然后,他说:“行,现在又可以了。”他听上去应该挺勇敢,不过是很靠不住的勇敢。

他没有直奔轿车,而是向围栏走去。一匹马正站在围栏跟前。梵特抚摸着它的头,手在颤抖。

15 “籀雅爱动物,动物都能感觉到。她一点都不怕动物。如果她在跟前,连最凶的狗也会平和下来。‘爸爸,你看,它喜欢我!’她叫道。好像她得不到喜爱,需要动物来喜爱似的。她这样说给我听,偏偏说给我听。她喜欢抚摸动物,让它们舔她的

手。单是在旁边看,就让我心惊肉跳!那是一双多么珍贵、多么珍贵的手!后来,我去圣雷米的路上,常站到这儿,想象着她会抚摸这些马。这样做对她是好事。这个我敢肯定。可是我不许带她来这儿。就是那个马格里布¹人,那个该死的马格里布人,他就是要阻止我。”

对他的故事我一直害怕听,现在甚至更怕了;可我不再能确定的是,自己是不是真不想听。梵特将颤抖的手放在马头上,我的改变就是这只手造成的。我在想,我是否应该问些什么。不过若问的话,就错了。我应该是听众,而且只该做个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驰骋的听众。

他默默地把车钥匙递给我。这只手还抖着。

我慢慢开着。如果有一辆大货车迎面开来,梵特会将视线移到右边。进入小镇后,他指点着我开到海滩。我们停在沙丘后面,然后走上斜坡,从那儿走向沙滩。这里风不小,波浪跌宕起伏,有一刻,我想到了美国的鳕鱼角(Cape Cod)和苏珊——我当年的女友。

我们并排走着,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。我不知道,他想在这儿做什么。或者,是因为籁雅。讲她时,他用了过去时态,也许她没有活到今天。他想再到这个海边走走,因为当年那个马格里布人阻止他同他女儿联系,他不得不独自到这海边走。现在,他走向大海,有那么一刻,我甚至想象,他会一直走下去,迈着坚实的脚步,势不可当地走下去,直到海水淹没他的头顶。

1 马格里布,非洲西北部一个地区。译注。

潮湿的沙地上，他停下脚步，从夹克里掏出一个扁平的小烧酒瓶。他一边拧开瓶盖，一边看了我一眼。犹豫一下后，他手臂抬起，仰起头，把烧酒灌进自己体内。这时我拿出相机，拍了几张照片。画面上，他都是逆光剪影。其中一张现在就在我面前，靠在台灯上。我喜欢这张。一个男人，在他人——尽管那人先前没喝彼诺——的注视下，仍要饮酒。这位体重不轻的大块头男人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他的姿态无疑在说：我无所谓。就像汤姆·考特尼，他拒绝道歉，接受禁闭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。

梵特还在潮湿的沙滩上走了一阵。偶尔他会停下来，像先前喝酒的样子，仰起脖颈，脸朝向太阳。这位脸膛晒成棕色的男人，大约五十八九的模样，除了眼睛下面有些酒精的痕迹外，拥有一个健壮的外表，让人很愿意将他想象为运动员。然而在这个外表下，却是伤心和绝望，它们随时可变为愤怒和恨，恨也会是对自己的，如果一个男人看到轰轰烈烈开来的大货车，不再敢相信自己的双手的时候。

17 这会儿，他缓步走来，站到我跟前。他准备开口说话的样子，表明他正受着回忆的撕咬，就像他刚才站在水边。

“他叫梅甸，这个北非人，梅甸大夫。‘现在，您女儿最重要，这点您必须明白。’您说说，他竟敢这样跟我说话：‘这可事关您的女儿！’就好像这不是我27年来生活中最重要的所思所念似的！这句话一直困扰着我，就像脑子里有无休无止的回音。这句话是我们第一次谈话结束时他说的，然后，他从桌子后面站起身，陪我走到诊室门前。他一直主要在听我说，偶尔会用他黑手里的银笔在纸上飞速地划拉几下。诊室内天花板上

转动着电扇大叶片,谈话间隙,我能听到发动机轻微的嗡嗡声。长长的讲述后,我觉得自己都给掏光了。当他从半框眼镜的玻璃片上,向我投来他阿拉伯人幽黑的一瞥时,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坐在法官面前的罪人。

“您不要搬到圣雷米来,他站在门前对我说。这简直是个毁灭性的句子。这句话让人觉得,我为籁雅幸福所做的一切,都无非是一个当爸的为与女儿保持联系的绝望尝试,是对自己自我愿望的痴心妄想。好像尤其得保护我女儿不受我的影响似的。对籁雅我不过只有这么一个心愿,一个可以压倒一切的愿望,就是要让塞西尔之死带来的哀伤、绝望一去不复返。这个愿望当然与我有关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谁会为此指责我?谁会呢?”

他眼里溢满泪水。我真想用手拢一下他那让风吹乱的头 18
发。当我们坐在沙滩斜坡上时,我问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


“我可以把那天的每个小时说得清清楚楚。那是十八年前的一个星期二,是一个星期里唯一的一天籁雅下午有课。那是五月的一天,天空蔚蓝蔚蓝的,到处是花枝摇曳的树木和灌木。籁雅放学了,走在她身边的是卡罗琳。从上学第一天起,她们就成了好朋友。她们一起走下教学楼前的台阶,走到校园。卡

罗琳蹦蹦跳跳的,可在她身边的籁雅一脸凝滞哀伤,看上去令人难过。一年前,她的脚步也是这样拖沓,当我们一起从医院走出来时——塞西尔在与白血病的抗争中失败了。这一天,籁雅与母亲安静的脸庞做了告别,她没有再哭。眼泪已经哭干了。过去的最后几个星期里,她的话越来越少,而且在我看来,她的动作也一天天缓慢笨拙起来。不论我同她一起做了什么,不管我怎么觉得从她脸上读出了她希望要什么,并买了许多礼物来送她,尽管自己也僵硬木讷,还竭力找出尴尬的笑话来说,——但都无法让这种僵滞有所松动;甚至刚入学后小学生活的所有新印象,对她也无所帮助;就连卡罗琳从第一天起想方设法让她笑笑,也少有成效。

“‘再见。’走到学校门口时,卡罗琳说,还搂了一下籁雅的肩膀。对一个八岁小女孩来说,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动作:就像一个大姐姐,要给上路的小妹妹一些安慰与保护似的。籁雅什么也没说,眼睛还看着地面。然后,她过来一言不发地拉上我的手,走在我身边,就像在铅浆里跋涉。

“我们刚走过施维泽霍夫酒店,快到通往下方的火车站大厅的自动扶梯时,籁雅突然在人流中停下脚步。我脑子里正想着自己马上要主持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会议,便不怎么耐烦地拉了拉她的手。可她用突然的动作甩开我的手,低头站了片刻后,径直跑向自动扶梯。直到今天我还能看到她跑动的样子,那是在疾步行走的人流中,一种躲避障碍式的跑动,那宽大的书包在她窄小的后背上,好像忽然成了一件奇怪的衣裳。我赶上她时,她已经站到了自动扶梯的顶部,脖子向前探着,毫不

在意她正挡在行人前面。‘你听。’我走到她跟前时，她用法语说。她说话的声调和塞西尔的一样，与塞西尔我们一般用德语交谈，只是用祈使句时，她说法语。我的喉头不是为那高亮的法语生就的，对我这样的人，这样尖利的声音尤其具有独裁式的命令语气，总能让我吓了一跳，即便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。于是，我马上控制了自己的不耐烦，乖乖地把耳朵支向下面的大厅。这时，我听到了刚刚让籁雅停下脚步的声响：那是小提琴 20 的声音。我犹疑地让自己被她拉到自动扶梯上，就这样完全违背我意愿地，我们来到下面的伯尔尼火车站大厅。

“我不知问过自己多少次了，如果我们当时没有这样做，如果那个音乐声没有恰巧让我们听到，我的女儿会成什么样子！如果我继续我的不耐烦，心里仍想着主持会议的事，拉上籁雅，让她跟我走的话！她会在其他场合、其他形式下，被小提琴声的魅力征服吗？还有什么别的可使她在某一天从沉重的哀伤中解脱出来？那样的话，她的才华也可以得到展现吗？或许，她会成为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，有着很寻常的职业理想？还有，如果我当初没有注意到，籁雅的才华对我是个挑战——我本来对此没有一点思想准备，我如今又会是怎样的？

“那天下午，当我们站在自动扶梯上时，我正是一位四十岁的生物控制论专家，系内最年轻的教授，还如人们所说，是这新学科天宇上升起的一颗新星。塞西尔与疾病的抗争和她的早逝，给了我很大打击，其严重程度远甚于我的想象。不过，我能看到这个打击造成的外在影响，并通过精心安排，将自己的职业工作与尽父亲的责任兼顾起来。晚上，坐在电脑前，我能听

到籁雅在隔壁房间,在床上辗转难眠的声音,在她没有安静下来之前,我从来没上床睡觉过,不管时间有多晚。疲劳困倦,就像缓缓爬行的毒药,我需要用咖啡来打发它们,有几次我差点开始再次吸烟。但籁雅不能在烟雾弥漫的公寓里同一个吸烟上瘾的父亲一起长大。”

梵特从夹克里掏出香烟,点燃了一支,就像今早在咖啡馆的样子,用大手挡着风,罩着打火机。现在在他的近处,我能看到他手指上的尼古丁。

“在我看来,一切已慢慢正常起来。只是眼睛下面的眼袋越来越大,颜色也越来越深。我现在还在想,如果我们当初没走上那个自动扶梯,也许一切会好起来的。可当时,籁雅的脚步已经踩上了前行着的金属板,她又是那么害怕那个自动扶梯,这个害怕是从塞西尔那儿遗传来的,就像渗透,受到了这位被神化了的母亲的潜移默化。在那一刻,音乐显然比恐惧更强大,因而她迈出了那第一步,我又不能不管不顾,只好抚摸着她的头发,同她一起到了下面的大厅,加入到被小提琴声迷住的、屏气聆听着的听众队伍。”

梵特将半截子烟头扔到沙地上,双手捂起脸。火车站里,他站在自己的小女儿旁边。那形象让我感到刺痛。我想起,我到阿维尼翁莱斯丽家的情景。籁雅之于梵特的关系,是莱斯丽之于我所没有的。我们之间很平淡。不是无情无义,是干干巴巴的。是不是因为,在她出生后几年里,我几乎都在工作,几乎整天都没离开那家波士顿医院呢?

乔安妮就是这样想的。作为父亲你是一个失败者。¹

我们没有过一次真正的休假,如果我出门,那就是去参加什么新外科技术推介会。我们回到瑞士时,莱斯丽九岁,她说的话,是乔安妮的美式英语和我的伯尔尼德语的混合语。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她作出决定,自己去结识父母不认识的朋友;乔安妮永远回归美国后,莱斯丽进了一所寄宿学校,学校很好,但是寄宿的。我觉得,她不是不快乐,只是她离我越来越远了。我见到她时,我们俩往往更像两个熟人,不像一对父女。

梵特的故事会是一个不幸的故事,这是肯定的;他的不幸出自幸运,只是这是怎样发生的,我还不知道,不过也没什么关系。

“那里站着一个不高的女人,”他的话飘进了我的思绪,“不过她站在一块台子上,这样可以看到她高出来的上半身。你的确可以马上爱上她!就像某人会爱上一个令人倾倒的塑像,感觉是轻微的,快速的,却很强烈。最先吸引住我眼球的,是那一头黑亮的头发,每一次头部动作后,头发都会从浅色的三角帽下再次向前探出,后面的长发,好像浇在她半长外套垫高的肩头上。那外套有着怎样的童话色彩啊!已褪色的粉红和褪色的黄色,就像一座王宫旧址的颜色。上面好像一个壁毯,凸现出一条条卷曲着身子的龙体,上面还点缀有红线金线、小亮片,就像颗颗珍贵的红宝石。她这件长抵膝盖的外套,有着怎样奥秘无穷的东方内涵啊!外套没有系扣,你可以看到里面齐膝的米

¹ 原文此句为英语。编注。